

## 第二十二回 巧遇故人

話說惠能在東山寺踏碓舂米，腰胯受了重傷，倆火工心裡著急，希望有人能為惠能來治傷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打門外走進一個髒兮兮的老和尚，自告奮勇要給惠能治傷。倆火工一看嚇一跳，心的話，他可別把盧行者給治嚴重了，那就更麻煩了。所以這倆火工擋在惠能的床邊，不讓這老和尚接近惠能。悟通師父一看心中歡喜，這老僧就是兩個月前來此掛單的雲遊僧人，自稱糊塗僧。什麼是掛單？就是到此暫住，就像現在俗家人串門一樣。悟通師父心想既然這老和尚自告奮勇，也許他雲遊四海，見多識廣，真能治得了。想到這兒，對倆火工說道：「你們閃在一旁，這老師父古道熱腸，讓他給盧行者治一治吧！」

倆火工一聽唯唯諾諾，閃在一旁。就見這老和尚慢悠悠的走到惠能的床旁，伸手一探惠能的左胯，面露喜色：「行者筋骨未傷，只是左胯脫節錯位，扶上就沒事了。」說著他用手輕輕一推，惠能只覺得一股強大的熱力穿透左胯，疼痛頓時消失，心中一陣驚喜。剛想起身向老和尚致謝，老和尚把他攔住了：「盧行者，你的傷處剛剛好，不可速動，貧僧一時半時也不離開，咱們來日方長。盧行者，你近日之內千萬不可踏碓舂米，以免胯節再脫，你好好養傷，貧僧告辭了。」老和尚說完，又慢悠悠的走出屋去。倆火工和悟通師父一齊上前向惠能詢問傷勢如何，惠能告訴他們，好了，不疼了。惠能想下地走走試試，倆火工急忙把他攔住：「盧行者，您不宜速動，那老和尚不是說了不讓您動，您有什麼事，告訴我們哥兒倆一聲，我們哥兒倆替您做。」倆火工這回對惠能就甬提多好了。

悟通師父親自到廚房端來飯菜，放到惠能面前，幾個人一起進餐。倆火工吃完飯，急忙就到舂房去努力勞作，希望多出穀米，讓惠能安心養傷。兩個火工走了之後，惠能躺在床上就想，他回憶那老僧給他治傷的手法，覺得很特別。那老僧的身影他似曾見過，那聲音也似曾聽過，就是想不起來。惠能心想，這老和尚絕不一般，難道那個替我劈柴之人就是他？惠能因為白天踏碓勞累，想了一會兒就睡著了，睡到半夜，忽聽耳旁有人呼喚：「盧行者，你的傷還疼嗎？」惠能一驚，睜眼一看，見自己身處柴房，面前站著一個老和尚，正是白天為自己治傷的這位老和尚。惠能急忙起身向他跪拜，就聽老和尚說道：「盧行者，快快請起。」隨著這蒼老剛勁的聲音一入耳，惠能只覺得有一股強大的熱力在手臂下輕輕一托，便身不由自主的站將起來。可是那老和尚並沒有伸手拂袖，惠能一看頓時大吃一驚。

惠能他頓時驚喜異常  
這老僧的功夫可真強  
心到力至他的神通廣  
世所罕見真乃不尋常  
莫非他一直都在槽廠  
暗中劈柴他將我來幫  
我等他多日也等不上  
不料想今日相遇在柴房  
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放  
無意種柳柳卻成行  
何不當面把話來講  
追根尋底我探其詳

惠能一看這老僧有這股的神力，心到力至，一陣驚喜：「老師

父，您就是惠能幾次想見的那位以掌劈柴之人？」「盧行者，你果然智慧過人，先師沒有看錯，你可知道你名字的來歷？」惠能一驚，此事他還是來黃梅求法之前母親曾經告訴過他，說在他剛剛降生之後，有兩位聖僧登門給他起的名字。此事別人不知，而這老僧卻能問及，難道他就是給我起名的二高僧之一嗎？「老師父，我離家來此之時母親曾告訴我，我的名字是二高僧所起，難道您是那位高僧之一？」

「盧行者，高僧我倒不敢當，不過二十四年前我確實和先師到過嶺南，你的名字乃先師所起。先師原是西域天竺國的聖僧，他早已修得福慧超凡，善能預知。他來東土，托鉢為生，隨緣度日，普度有情，廣結善緣。我隨他多年，承蒙教誨，獲益匪淺。先師圓寂前曾布下一局棋，意在考查世人的悟性，也在廣結善緣。我遵師遺囑，身負棋局，雲遊四海，想尋找有緣之人，也想伺機再去嶺南點化於你，使你早日向道。不料盧行者慧根深厚，早有向道之心，並且悟心奇高，竟在那蘄州以過人的智慧解開棋局，令貧僧佩服之至。」

諸位，老和尚的師父善能預知這並不奇怪，因為智慧、神通並不是外面求來的，而是我們心的本能。智慧是心的自然狀態，智慧的產生就必須要有清淨的心，就如諸葛亮所言，「淡泊以明志，寧靜以致遠」。我們這一念心因為有了煩惱、執著，所以沒有靈感、沒有智慧。假使我們把煩惱破除，妄想化掉，這時候這個心就像一潭止水一樣，聞風不動，像一面鏡子一樣，不落一點塵垢，這個時候才真正有智慧、有神通。我們這一念心潛藏有無窮的力量和智慧，修禪的目的就是開發這種潛在的智慧與力量，也就是禪宗所說的「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」。凡是修得智慧超凡的大修行人就都有這種能力，因為他生活在一真法界裡，生活在常寂光中，常寂光中無

所不照，他生活在定中，定中無所不知。

惠能一聽心中驚喜：「老師父，原來您就是那以棋會友之人，我說怎麼與您這麼面熟。老師父，請問您上下怎稱？」「盧行者，所謂上下並非上下，是名上下，一切有為法都是虛幻不實，法號也是假的，我們不要執著它。當年我師父自稱是無識僧，我是糊塗僧，你要叫就叫我糊塗僧好了。」「既然老師父不願將法號相告，惠能也不強求。老師父，當年您與令師費心賜名，而今又勞神為我治傷，惠能真是感激不盡，不知老師父將我移至柴房有何賜教？」「盧行者，這賜教二字貧僧不敢當，不過貧僧要稟承師訓，傳你無相禪功。當年先師布下棋局之時，就囑咐我將他的無相禪功傳給能解開他棋局的人。因為先師的解脫棋局糾纏於得失勝敗之中，變化百端，只有心無所住的真知灼見之士才能解得開。貧僧苦加鑽研，未能破解，而你卻能在半個時辰內勘破棋局，令貧僧佩服之至。貧僧聽說你要來黃梅東山求法學佛，为了不惹人注意，我當下改變形貌，來此掛單。這兩個多月來，貧僧一直暗中觀察，見你宅心仁厚，慈忍如天，悲心如地，能修常人所不能修，忍常人所不能忍，因此貧僧要稟承師訓，傳你無相禪功。」

惠能一聽老和尚要傳他功夫，當即衝著老和尚雙手合十：「多謝老師父抬愛，可惠能志心學佛，無心學武，望老師父體諒。」「盧行者，佛門子弟學武意在強身健體，護法伏魔，並非好勇鬥狠。當年達摩祖師若非身負上乘功法，如何能保護佛法傳流後世！貧僧所要教你的不是兵刃暗器、拳打腳踢的外門子功夫，而是教你上乘內功。這上乘內功分體、用兩道，體為內力本體，用為運用法門。盧行者已見自性，已證本來，本身已具上乘內功，貧僧只不過教你運用法門。修習這上乘武功之時，總是要心存慈悲仁善之念，倘若不以佛學為基礎，則練武之時必定傷及自身，功夫練得愈精自身受

傷愈重。只有佛法愈高，慈悲之念愈盛，武功絕技才能練得愈精。如果佛法修為不足之人強學這上乘內功，不是走火入魔，便是內傷難癒。盧行者不僅智慧過人，而且慈悲心特別盛，正是修習無相禪功的最佳人選。再者，你已見自性，已具內功，貧僧略加點撥你便能接受，這本是你自然而然的功夫，你何必有學與不學之念？」

惠能推辭不過，只得應允，每天白天他都在舂房坐著篩米，晚上來到了柴房，三更天，他接受老和尚傳授他的無相禪功。過了半個月之後，惠能膀傷痊癒，又主動捆上腰石與倆火工一塊踏碓舂米。這天惠能又照常來到了柴房，接受老僧傳授他功法。老和尚一見惠能不僅聰明好學，而且是聰穎善悟，把無相禪功的要領短短時間內都領悟了。老和尚心裡很高興，自己總算心願已了，不負先師之託，也可以離此雲遊去了。這老和尚就給惠能講解一些無相禪功的運用要領，和一些大德高僧的公案故事。說完之後，最後說道：「盧行者，我與你緣法已盡，老僧臨別之言，望行者能記在心頭。」

這老僧語重心長話出口  
叫一聲盧行者細聽根由  
無相禪功要旨你都悟透  
應知理可頓悟事須漸修  
行者你聰穎善悟慧根深厚  
希望你精進不懈更上層樓  
無相禪定本是智慧流露  
能助你將來把大業謀求  
貧僧我今日將與你分手  
明晨要離此還得去雲遊

惠能一聽這老僧要離開，心中不捨，再三挽留。就聽老和尚說道：「盧行者，世間無常，沒有不散之會，你乃悟道之人，還不明

白這個道理嗎？花開就有花凋落，緣起自有緣盡時，因緣而相聚的，終會因緣盡而分散。我與你緣法已盡，此生再無緣和你見面了，希望你勤修不輟，早證無上菩提，光大禪門，化度群迷。」「多謝大師教誨，惠能一定精進勤修。既然大師去志已決，惠能也不強留。但明日一早，惠能要送大師一程，聊表寸心。」「盧行者，你千萬不可送我。」。